



扫码关注“京晚江花”
把美文读给你听

江花

综合

A09

写对子

■ 文/沈伯素

过年的头件事就是贴对子。贴对子之前得忙着找人写对子。大家就都找到了小叔叔沈赛耕。

小叔叔是乡村教师，一手好毛笔字，十里八村出名。年关一到，左邻右舍，亲朋好友，认识的不认识的，都先后请；前脚西村称舅公的拿来一卷红纸：咳，麻烦一下，随便给我撮上几对，能贴的地方都贴上！后脚东村称姑奶的踏进门，也是红纸一卷：啊，帮个忙，我那房子几个门你是知道的，后天我来取！前脚出后脚进，相请的来人，就像要把我家门槛踏断（音yì，四声），小叔叔为此要忙上十来天，成了村里最忙的人。小叔叔写对子从没有报酬，全是义务劳动，图的就是一个喜气。

太忙就得有帮手，帮手总是我。因为对子多，一天需要消耗一大碗墨汁！那时候没有现成墨汁可买，用的墨都得事先磨好。磨墨就是我的事！小叔叔用的墨块虽是从小镇上买，却是挑了又拣，是又粗大又黑亮的那种。我磨墨时，一支墨刚好

握满我那时还没长大的手。

写对子的时节天气比较冷，我总把砚台放在脚炉盖上磨，这样手不冷，砚台一暖又容易下墨。用劲磨，一上午可以磨出一碗浓浓的墨汁来。但是墨汁把双手沾黑，令我总当“黑手党”！

小叔叔有个手抄小本本，记满了各种春联。他写对子看对象，给谁家写谁家满意。给讲究姓氏的人家写，姓王的写“三槐世泽，两晋家声”；姓刘的写“彭城世泽，汉室家声”。这是考究祖先的发祥和闪光业绩，这种世泽门联贴在大门上，一看便知某户的姓氏。我家沈姓，按世泽联可写“三善世泽，四韵家声”，以显示南宋沈度及沈约是沈氏的荣光。但小叔叔说不必如此来光耀门面，还是脚踏实地做人，他自己对出一联，写道：“整齐严肃，温厚和平。”这也可见小叔叔是个恪守本分的人。

虽然农村许多人家并不计较对子的内容，可是小叔叔却十分注重。必先看人家是种田还是开店，是诗书人家还是文盲户。给一般农户

写“福禄寿三星共照，天地人一气同春”等；给做生意的人家，多写“生意兴隆日，财源茂盛时”等；给家中有人读书的，则多写“诗书继世，忠厚传家”……还有一些对子主要写劝善的内容，如“向阳门第春常在，积善人家庆有余”等。更有一点，要讲究喜气，哪怕是横批，贴在角角落落的，都是吉利话——比如贴碗橱上的写“年年有余”，粮仓上的写“五谷丰登”，照壁墙上的写“吉星高照”等等。都是劝善、庆祝的吉利词语。谁家拿上这种对子，都心怀喜悦，一脸的感激。有点文化的村人，有的夸奖还用行话说小叔的字有颜筋柳骨相。

我是小叔的高徒，他是我学塾的老师，我很早就按他的要求临过柳公权、颜真卿的字帖，写几个大字不能算很丑，故而小叔叔也令我帮助写一点。不过，主要是写写灶神爷的“上天言好事”之类的小对子。写小对子也会令我高兴，毕竟是喜庆的事，又可证明我是一个有了用场的小把戏！

【双调】

湘妃怨·桐江上小金山

张可久

芦花浅水钓舟闲，老树苍烟倦鸟还。浑疑多景楼前看，玉浮图十二阑干，枕鲸波百尺孱颜。樵唱沧浪外，钟声紫翠间，小似金山。

桐江，指浙江省钱塘江上游富阳至桐庐这一段。东汉隐士严光曾隐居于此。南朝梁·吴均《与朱元思书》盛赞此地风光：“自富阳至桐庐一百许里，奇山异水，天下独绝。”说其水：“水皆缥碧，千丈见底。游鱼细石，直视无碍。”谓其山：“负势竞上，互相轩轾，争高直指，千百成峰。”言其泉、鸟、蝉、猿：“泉水激石，泠泠作响；好鸟相鸣，嘤嘤成韵。蝉则千转不穷，猿则百叫无绝。”如此美景怎不令人神往！

张可久，浙江庆元县人，曾任桐庐典史，自然饱览这里的江山美景并诉诸笔端。但他写过扬州瘦西湖小金山，他将如何避复，写出“桐江小金山”的独特景色呢？

一开篇，即以对句写自己闲情惬意的“回家”感觉：“芦花浅水钓舟闲，老树苍烟倦鸟还。”这儿的“倦鸟”既是实景，亦是意象：写他如同“倦鸟还”巢了，如今正在“芦花浅水”间游弋垂钓，多么超尘脱俗、悠然自得！从句式看，几乎全是名词，但着一“闲”一“还”，两句便全活了。

循此思路，该写桐江一带的美景了：“玉浮图十二阑干，枕鲸波百尺孱颜。”“玉浮图”即宝塔。“十二阑干”，概言宝塔层高。“鲸波”，指惊涛骇浪。如同吴均文中所形容：“急湍甚箭，猛浪若奔。”“孱颜”，指高耸险峻貌。这两句意谓：我从舟上远眺，只见宝塔高耸入云，精致如玉。俯视塔座，似枕在惊涛之上；仰观塔顶，势若与“百尺”山峰争高下。作者用远眺、俯视、仰观多视角写景，把舟上动态所见的特点写了出来。作者的出奇之处，还在于这两句前所冠的此句：“浑疑多景楼前看”。“浑疑”，完全疑似。谓眼前此景，几乎是镇江北固山上“多景楼”前所见到的金山美景再现。张氏曾畅游镇江，并写下《多景楼》一曲：“长江一带展青罗，远岫双眉（喻指当年金山双塔）敛翠蛾，几番急棹催船过。不登临山笑我，倚阑干尽意吟哦。月来云破，天长地阔，此景能多？”他唤起了美好的回忆：当年也曾从多景楼前的船上远眺金山。这正是：沉浸桐江山水，想见金山美景，一笔两写，展现了独特的审美感受。

赞叹之余，作者又回到眼前：“樵唱沧浪外，钟声紫翠间”，再写桐江山水宜乎隐逸者徜徉其间。应和渔歌“樵唱”，伴和寺院“钟声”，形成天籁与梵音的协奏。所不同者，只是“小似金山”而已。

由此可见，两只曲子虽然都是写小金山，但一写瘦西湖小金山松风秋月下的画舫夜游，极写醉酒人生的箫声笛韵；另一写桐江上小金山，则是慢生活的先行者、隐逸人士荡舟垂钓的回归自然。虽都加入了镇江元素，但大异其趣，各呈其妙。（祝诚）

金橘

■ 文/应天庆

秋光映院，蓝天显得格外高远。

端端怔怔地立在庭院里，外公的一句话一直在她的耳畔回响：“生活是帆，挫折是浪。”此次期中测试，她的语文成绩远低于班均分。外公却微微一笑，说是要送她一个礼品。

立在爽洁的小院里，她的目光正好落在庭院左侧的一棵金橘树上。

油亮的绿叶丛里黄黄的金橘花瓣滴着晨露，盛开的花蕊播着幽幽的远香。

外公曾是一位语文教师，也任过地方报总编。前天当端端将期中测试语文试卷送到外公手上时，她睁大双眸，紧张得手心渗出了汗。外公将她的作文卷看了一遍又一遍，越看脸色越严峻。他轻轻放下试卷，目光扫向了庭院。迎着秋阳外公推开了门，步入庭院。他仰首蓝天，思索了一下，摘下两枚金橘，一粒饱满澄黄，一粒干瘪灰暗。

外公转过身，灰白的两鬓在秋阳映照下又添了几茎银丝，端端微笑着，一步跨到了外公身旁。

“端端，”外公扬起了手臂。他指着泛着褐色的金橘树粗壮主干，平静地说：“瞧，高枝上的金橘上满是霜花，今日的霜染才能换取明日的果甜，矮枝上果实为何干瘪？端端能给我一个解释吗？”外公眉

梢陡地一扬，提高了声调，“从今日起学写观橘日记，亦做管橘园丁，端端，有兴趣吗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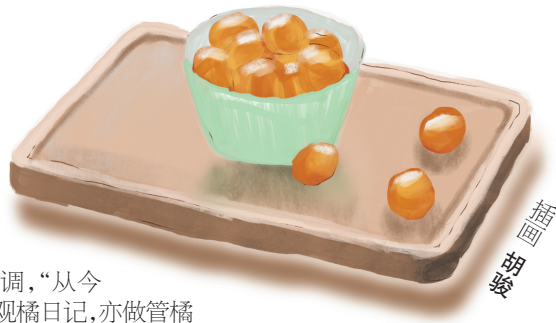
小姑娘先是凝神倾听，然后惊讶地一怔，又是一番无声思考，最后，一扬头，拉住外公的臂膀，坚定地说：“外公，这个园丁我当定了。”她用力地搀扶着年迈的外公，走进宽敞的一楼客厅。

三个月过去了，柔柔的台灯下，端端与外公静静地围桌而坐。一个难忘的镜头映现在小姑娘的脑际。那是两年前，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录制有关她的父亲，希腊比港总经理相关节目时，曾将画面切换到她的浦东家中。那天，她头戴一顶白色绒帽，脖子上围着蓝汪汪的格子围巾。见到她，父亲笑了，故意调侃道，女儿语文水平一般，有一次只考了八十四分。平日特别温和的她怒怼起来。她记得，她的一声断喝“你考考看”将爸爸逗得嘿嘿笑出声来。

今晚小姑娘睁大了亮眸，因为外公将一盆金橘放到晚餐桌上。

“端端，明年就要参加中考了，能将你的观橘日记亮个相吗？”

“外公，只对你一人开放。”梳着长辫的姑娘环首四顾，眼眸一闪，一字一顿地说。她从书包里掏出一本厚



插画
胡骏

厚的观橘日记本。

一张烫金红色奖状斜飘下来，姑娘愣了一下，急忙弯下腰，将奖状小心翼翼地拾了起来，悄悄放入书包。

外公打开这本天蓝色的日记本，手，微微地抖动起来。

“这棵金橘树源自江南名城镇江一个小巷庭院里，它是在一个春日外公的妈妈至菜场带回的。那天，我正好来到人间。从此，这棵橘树成为我们家庭的一员。”

“它从镇江霞光中走进浦东新区的江涛里。与我一样。我在镇江江滨医院于一个冬日呱呱坠地。那是一个雪落江城的冬日，我爱江城，我就是从江城步出的一棵金橘。”

“有人要问，为什么你与橘树亲如家人？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，外公书写《菊园吟》三个大字几十张，每一张都寄托着外公对金橘满满的爱，对家乡深深的情！”

端端的文笔清丽流畅，外公蓦地感到，端端懂得了为什么他将金橘从镇江移至浦东新区。将来，她一定会和金橘一起在黄浦江畔茁壮成长。外公的两眼湿了，心海里却涌动快乐的浪。

编辑 卢伟庆
版式 胡骏
校对 凌河



元曲
吟镇江